

李连杰传奇

欧阳无量 编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李连杰传奇

作 者：欧阳无量编著

责任编辑：郭俊峰

责任校对：东 文

装帧设计：许 刚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印 刷：长春科技印刷厂

开 本：850×1160毫米 32开

字 数：251千字

印 张：11.375

插 页：4

版 次：1999年1月

印 次：199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0,000册

书 号：ISBN7—5387—1290—9/1·1245

定 价：23.80元

目 录

1. 香港风波	(1)
2. “小老虎”跃进武术班	(14)
3. 是命运还是天赋	(30)
4. 《少林寺》打天下	(47)
5. 我不是正宗的电影人	(62)
6. “和尚”走进伊甸园	(82)
7. 挑战一个国家	(104)
8. 牵着师妹进洞房	(125)
9. 中国心? 美国梦	(149)
10. 《黄飞鸿》飞满天	(165)
11. 金童玉女亮红灯	(196)
12. 香港风波续曲	(224)
13. 亚洲美人多情	(244)
14. 我的世界没有英雄	(264)
15. 暴力下的阴影	(279)
16. 银幕内外	(300)
17. 十年人事再翻新	(319)
附录 (1) 李连杰小档案	(356)
附录 (2) 李连杰作品年表	(357)

1. 香港风波

当他在那块毫无生气的绿色软垫上练习时而简单、时而复杂的基本动作，留下斑斑汗渍的时候，谁——当然包括他本人——都没有想到，日后的某一天，武术界、电影界、还有商界，更还有无数的电影观众，会经常在郑重的议事之时或业余闲谈中，提到他的名字：李连杰。

一个影坛巨星的名字。

在今天这个诚实夹杂欺骗的世界，惟有明摆着的事实才能让人踏实，这无需狡辩或论证。而李连杰所做的一切表明，你对什么真爱了，你所做的一切便远远超出了责任、使命，还有义务的范畴，一切都是由心灵出发的，你只对自己的真心负责。你也就求得个心安理得。

李连杰提供给我们一种人生的可能。

时值1992年早春，香港。

广阔的海面上有一溜温柔的小风向岸上游动，公路上爬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轿车，像蚂蚁，像蟑螂。高耸挺拔，充满着现代色彩的大厦和马路两旁的风景树被昨夜的一场春雨洗刷得一尘不染。

嘉禾影业公司的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位仪表堂堂，西装革履的男士，他熟练地搁下精制乌亮的公文包，随手将台历

翻开了一页，3月2日。

“叮铃铃……”电话突然响起。

“喂，请问先生找谁？”

“吴思远先生在吗？”

“我就是，请讲。”

“哦——吴先生早上好！我是李连杰，我已决定停拍这部片子，请贵公司另请高明。”

“喂，喂喂……”吴思远见电话已被对方挂断，摇摇头，将电话轻轻地放了下来。

李连杰在拍摄嘉禾影业公司新片黄飞鸿续集《男儿当自强》中途，突然脱去戏装，“劈炮”罢拍的消息不胫而走，像海面上突如其来的一阵狂风，在香港娱乐界掀起轩然大波。

“哼，这小子胆子不小啊！”吴思远自接了李连杰的电话后，在嘉禾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的，始终安不下心来。他是《男儿当自强》的监制，他知道《男》片的拖拍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

“不行，得马上征求圈内人的意见才是。”吴思远百思不得其解，只好采取最普通也最明智的办法。

下午，所有的圈内人物都集中到了一起，议论纷纷，各抒己见。

“杰仔刚从美国离婚回来，多少会影响他的情绪，难免有些忧郁和沉闷，他可能有不为人知的困难。只不过从杰仔的立场来看，假如他不及早解决问题，恐怕对其前途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徐克并非第一次与杰仔合作，况且从《黄飞鸿》一片看，徐克对提升演员的知名度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既是导演又是演员的陈另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吴思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用不在乎的眼神扫了扫李连杰新签约的经纪人蔡子明，显然是在暗示蔡子明“有何高见？”

“杰仔与嘉禾签了两年四部片约，后又续签半年，于1991年12月30日开拍，预计摄制4个月，但嘉禾并没有与杰仔签署超时补薪合约，我认为杰仔罢拍有他的理由。”蔡子明也表示了自己的鲜明的态度。

唯有徐克一言不发。

徐克，人称“徐老怪”，原名徐文光，生于越南，当年不安定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进入魔术学校，13岁就拍过8毫米电影。1966年到香港读中学，1969年去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学习电影电视制作课程，用“徐克”之名在纽约华人区当编辑，参加剧组及有线电视活动。有人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为批判崇洋媚外的观念，徐克拍了一部《唐人街大月亮》的纪实片，证明纽约的月亮并非特别大、特别圆。

1997年，徐克返回香港在无线电视台任编导，拍的电视剧有《家变》、《小人物》、《大亨》等，反映一般。不久，他又转到“佳视”，拍了一部《金刀情剑》。他用拍电影武侠片的方法拍这部电视剧，画面呈现大幅度的张力，增强了视觉效果，成为香港电视史上的重要作品之一。

话说早已名扬香港影界的电影制片人吴思远和徐克已是十几年的老搭档，吴思远请徐克导演的《蝶变》与《地狱无门》。徐克用未来主义的风格，把《蝶变》拍成气魄雄浑具有传奇色彩的创新武侠片，从杀人的蝴蝶引起一连串的复杂情节，人物出场亮相独到，性格刚柔突出。影片被列为1979年香港十大名片之一。

1980年，徐克拍了《地狱无门》。这是一部反映民国初期生

活的风情武打片，其中一个少女捧食一颗跳动的人心，令人毛骨悚然，当时香港观众还接受不了这异想天开的刺激感官的电影。因此尽管徐克已施出了浑身解数，并以新手法、新技巧拍摄，但票房却不如人意。他一度陷入彷徨迷茫的境地，不知何去何从，并深切地认识到：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往往造成了当地观众对电影的种种“口味”，如不遵从及迎合他们的口味，到头来便只有失败。

他明白“现实终归是现实”，尤其是处于特殊环境的香港。经过反省及修正了一些观念后，他把个人的兴趣放在一边，以新姿态重新出现在影坛。

徐克说做就做，以新的风格拍摄了一部反映现实及刻画青少年心态的影片《第一类型危险》。内容是三男一女去抢旅游车，这伙青年因贪玩惹祸，在无目的的破坏活动中，意外地获得一包美国退伍军人准备购买军火的庞大款项，于是招来警探的追踪和政治部门的追查，最终落得三人惨死，一人发疯的可怕结局。这部被列为无政府主义的影片，是徐克探讨香港社会中潜藏的暴力危机并反映一代青年对前途的渺茫感和压抑情绪的作品，由于片中有过多的暴力镜头，它经历了禁映、删改、公映三部曲。影片引起的争议曾轰动一时，但在褒贬中都肯定了徐克在意念上新的冲刺与视觉上新的突破中表现出来的艺术才华。有人说这是一部“坏电影，极力推销暴力，刻画的人物是心理变型”，是“贩卖暴力”的危言耸听的影片。也有人说它“具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是一部“以暴反暴”的影片。徐克却说：“我对于暴力问题，一是崇拜，二是否定。”他的这部影片中每个有意无意使用暴力的人，最终都自食暴力的恶果，其艺术效果是对暴力的否定。该片被列为1980年香港十大华语片

第一名，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香港电影金像奖。

1989年5月，著名导演徐克被嘉禾影业公司邀请导演《黄飞鸿》。在这之前，徐克导演了《龙行天下》，主演是李连杰。徐克和李连杰的初次合作，给对方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当嘉禾影业公司欲拍黄飞鸿电影时，“徐老怪”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李连杰。他曾向圈内人透露：“有了李连杰，我才有拍《黄》片的决心。”

1991年嘉禾新片《黄飞鸿》公映，票房极佳，好评如云，尤以南朝鲜观众为甚，对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赞誉竟达疯狂境地。李连杰迈向国际武打明星的脚步踏实起来。

此时徐克对杰仔突然罢拍表示沉默，高高凸起的眉骨下那双深邃的眼睛显得有些夸张，他凝思着，恰似有好多话要说，又如像无话可说……

其实全被新的经纪人蔡子明说对了——杰仔罢拍的确有他的理由。

话还得从头说起。

那是1988年的初秋，新婚不久的李连杰夫妇为推广和弘扬中华武术，从家乡北京飞到了美国。

那些日子，李连杰和黄秋燕一起，常常会忍不住地思念起北京的生活。虽说两人结婚的时间并不长，但作为同门师兄妹，两人之间相当熟悉。有时一个眼神，一个微妙的表情变化，都会在各异的内心荡起阵阵涟漪。现在，身在异国他乡，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脸孔、陌生的一切面前，他俩之间所共同拥有的、彼此熟悉的那一切都显得格外珍贵。

这是一个雨后初霁的傍晚，杰仔和秋燕漫步ParkAve与四十八街交叉口的教堂处，眼望着街心一簇簇嫩黄与猩红的郁金

香，以及灯火辉煌、令人眩目的 Helms ley 大厦——这是纽约最特殊的一条大街，用繁华来形容过于简单。有人说，公园大道代表了美国的气派、豪华、慷慨和黄金帝国的威严。灰蒙蒙天空中又飘起了细细的雨丝，与天边黛红的晚霞及大道中流线般疾驶的轿车所映照的灯光相交织，混合成一圈彩色的迷雾。

看着这一切，秋燕突然抱着杰仔的肩低下了头，泪珠儿像断线的珠子扑簌簌落了下来……

“燕，你怎么啦？”杰仔转过肩用手臂轻轻把她拥到怀里。其实他早已明白了秋燕的心情。“无边落木潇潇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面对国土的金秋，大诗人子美不禁感伤万千，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是异国他乡那萧瑟的秋色。

黄秋燕虽说是个武林中人，但女人毕竟是女人，面对这人生旅程的大转折；面对这异国他乡惟一能关心和体贴她的人；面对这陌生的萧瑟秋色，她哪能不伤感？哪能不落泪？

“杰！我们下一步怎么办？”这声音里夹杂着泪水，也夹杂一种挑战。

“想哪儿去了？有你的大师兄在，你还愁吗？”杰仔话虽这样说，心里却也思虑着这一问题。

“燕！我当初不是一片雄心要让中华武术发扬光大吗？”杰仔镇了镇后说。

“嗯！”秋燕抬起泪盈盈的眼点了点头。

“不是叫人去联系办武术培训班的事了吗？这样吧，到时候你先教他们练一些基本功，我还是先拍几部片子，这样不仅可以弘扬中华武术，也可以为我们增加一些收入。”

李连杰在征得黄秋燕的同意后，决定重返影坛。他接下了香港罗维公司的片约，出演《龙在天涯》。这是他赴美后的第一

部影片，虽在美国拍摄，但李连杰却觉得自己“拍得十分辛苦”。而且在拍摄过程中，时有“意外”。

在拍《龙在天涯》时，其中的一场打斗戏，李连杰与一名六尺多高的外籍拳手对打，由于对方身形魁梧，而且出力过重，竟一拳把李连杰打晕过去。这在李连杰脑海中留下了阴影，自此之后，他与一些身形高大的武师对打时，必谨慎小心，而且有时也“动真格”的。

《龙在天涯》虽未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李连杰所拿的片酬，却使他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与此同时，一度因失落而密布脸上的愁云也渐渐消散。

就在那时，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早在香港影视圈内周旋的罗大卫主动找上门来了，他明白李连杰只身来到美国，人生地不熟，又没有朋友帮忙，难免需求一种精神投靠。同时，他清楚杰仔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在当今影视圈内可称得上是绝世无双的武打演员，要想接近他，这当儿就是天赐的良机。

这天，罗大卫终于出现了。

“哈罗！还认得我吗？”在拍摄《龙在天涯》期间，他们的确知道彼此，只是没有很好的深谈而已。

“罗先生啊，岂敢忘了！”在异国他乡有人第一次这般亲戚似地与他招呼，杰仔当然很高兴。

“晚上我请你喝咖啡……”罗大卫又说。

“唔——还是喝二锅头算了。”李连杰逗趣地摇了摇头说。

“哈哈——”两人都开怀地大笑了起来。

那晚上，杰仔和罗大卫谈得很晚很晚，他们谈得特别拢，彼此对理想与前途更有共识。罗大卫特地为杰仔朗诵了一首中国的古诗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事后，杰仔和罗大卫有了频频的往来。

这天，罗大卫一大早就来到李连杰家，说是他母亲刘亮华邀请杰仔去作客。

刘亮华女士是香港嘉禾影业公司的大股东之一，李连杰接受了她的邀请，已注定李连杰从此开始和嘉禾公司埋下了瓜葛。

果不其然，刘亮华女士请李连杰的目的就是商量和嘉禾公司合作的事。

“李先生真是好样的，不仅是中华武林高手，还是赫赫有名的国际武打明星，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刘亮华女士一见到李连杰便满脸堆着笑容地说。

“感谢刘老的夸奖……”李连杰真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母亲说的一点不假，我们的李先生17岁就主演《少林寺》而风靡全球，现在来到美国，胸藏鸿鹄之志，前途无量啊！”罗大卫见杰仔有些尴尬，也在一旁敲响了边鼓，随即向杰仔递去了一杯“乌龙茶”：“请喝茶，这是母亲特意从北京带来的，在招待贵客时才肯拿出来呢！”

“谢谢！”杰仔接过热气腾腾的茶。

“李先生啊，听大卫谈了你的情况后，我觉得这样闲着太浪费你了。那天我找了嘉禾公司的董事，把你推荐了去，他们表示愿意合作，你看如何？”刘亮华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怎么合作法？”李连杰快人快语。

刘亮华见杰仔还感兴趣，便喜上心头：“这样，我们两个……

起向嘉禾公司签约两年，共演四部影片，片酬为每部 150 万港元。”

这对刚刚落脚美国的李连杰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他便一口应允了。

“我们可以叫嘉禾公司一次付清四部影片的酬金，也可以分期付款支付，你看如何为好？”刘亮华女士高兴地问杰仔。

在这之前，李连杰曾听圈内人说过，不要向嘉禾借钱，借后，一世也还不完的。于是他委婉地说：“现在我们都不是很缺钱，就按部结算吧，开戏才拿酬薪。”

这时，站在一旁的罗大卫见时机已经成熟：“大家都来沾一沾名星的光吧，我对嘉禾也比较熟悉，而且对经纪人的业务颇有研究，假若李先生不嫌气，我可以申请当你的经纪人。”

罗大卫不当经纪人也必须要有其他的经纪人，他提出给李连杰当经纪人的目的无非是想抽高额佣金，这点杰仔是很明白的，而且罗大卫提出签 10 年经纪人合约。但是，李连杰还是答应了他，因为李连杰觉得，有钱应大家赚，自己也可以趁此机会，专心拍片闯天下。

于是，在李连杰与嘉禾公司合约临近届满（终止期为 1991 年 5 月）之时，嘉禾提出续约两年。李连杰则要求经纪人罗大卫为他向嘉禾追讨未付的 300 万片酬，因他签约嘉禾两年四部，如在这期间内公司方面安排不出片档，仍需支付满额四部片酬，即便李连杰在嘉禾合约期间只摄了惟一的一部影片《黄飞鸿》。

罗大卫断然拒绝李连杰的要求，并在电话里冷冰冰的一句：“嘉禾有最好的律师，足够你斗的……”

为此，李连杰专程由美抵港，向罗大卫提出解约。

“哈哈，解约也好，只是有三个小小的条件……”罗大卫毫

不在乎地耸了耸肩。

“什么条件？”李连杰已经不耐烦了。

“嗯——对了，你知道解约对我可是一个大损失，我那儿还存有李先生的10万美金，这个……就只有永远存在我这儿了。”

“那是你借我的10万美金，我可以不追究，还有什么条件？”

“还有就是——嘉禾给你约的片我照样抽佣。”

“还有呢？”李连杰看着罗大卫这副装腔作势的模样，实在有些耐不下去了。

“还有，还有你今后10年内所拍的电影，一样抽佣。”

“行不通！”李连杰黑潭般的大眼狠狠地盯着罗大卫，吓得罗大卫退了两步，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其后，嘉禾再次向李连杰提出续约两年，李连杰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表示可以考虑。并提出要返回美国一趟办理绿卡手续及冷静一下。令人费解的事又发生了，嘉禾给杰仔打来电话说：“我们公司研究决定，不签约，不能上飞机。”面对这一切，李连杰不禁感慨万千：“我觉得到了这个地方，常受威逼，我什么都不要，宁愿重返大陆，也许只有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家。”话虽这样说，可事实终归是事实，谁都不能脱逃，也脱逃不掉，李连杰进退两难，整天闷闷不乐，几乎达到不食不饮的地步。

“先不要去考虑这些吧，我们出去走一走。”这几天可把秋燕急坏了。此时秋燕抑制住同样难过的心情，尽可能地给杰仔些许安慰。

“你看，好美！”他们来到圣克鲁斯的郊外，秋燕指着那天边絮白的云朵高兴地跳了起来。

秋天过去不久，初冬的圣克鲁斯郊外的确美丽如画，蓝的天，白的云，放眼望去，天高云淡，让人有一种心旷神怡之感。

秋燕知道这是异国他乡的天空和大地，但她这次没有哭。杰仔看着秋燕玩得这样开心，心情也渐渐好了起来。看着那红得透明的冬叶，杰仔却莫名地想起了自己，想起了自己的过去，想起了自己的今天，明天……

“对！”李连杰突然一乐，紧锁的眉头倏地展开了。

“你想出什么好法子啦？”一直在暗暗观察他的秋燕迫不及待地问。

其实杰仔跟本没有想出什么高招，只是一贯喜欢独闯天下的李连杰第一次想起了朋友——请教朋友，所以他很激动，在精神上恰似找到了一种寄托。

晚上回到宿舍，李连杰立即拨通了电话请教好朋友徐小明和程小东。他俩都劝导杰仔想开一点，“退后一步天地宽”，况且与嘉禾公司斗是鸡蛋碰石头的游戏。

李连杰自知敌不过嘉禾的势力，无奈答应多给半年时间。谁知距半年续约期只差一天就满时（1991年12月30日），嘉禾又匆匆决定让李连杰拍《黄飞鸿》续集《男儿当自强》，并决定30日开拍。而且，罗大卫也是30日才通知李连杰。当时李连杰强使自己答应再多给4个月时间拍摄该片，但要求有合理赔偿，需嘉禾付他100万元作为片酬。可令人奇怪的是嘉禾迟迟未与李连杰签署超时补薪合约，因而，当李连杰为该片拍摄两个月后，眼见嘉禾仍冷眼相对，李连杰便愤然罢拍。

3月3日晚，吴思远和蔡子明终于登门而来了。

“今天我邀约你的经纪人蔡子明先生一同来，是为了昨天电话里的不愉快而来，不知李先生欢不欢迎？”吴思远坐下来后开门见山地说开了。

“欢迎，非常欢迎！”李连杰知道吴思远拜访不怀好意，但

他知道蔡子明是位为人正直，通情达理的经纪人。

蔡子明看了看李连杰然后说：“我知道你的确有许多具体的难处，我所属的富艺公司早在今年2月向你的原经纪人罗大卫发出最后一封律师信，告知其以后不用代理你拍片业务。”

“谢谢蔡先生如此周到的照顾，你还可以转告徐导演，我虽然让朋友们难堪了，但我仍然坚持不拍《男》片。”李连杰诚恳地说。

吴思远已容不下他俩的这种客气：“我希望自己以第三者斡旋的身份来排解这宗纠纷，请李先生冷静一点，如果停拍久了，嘉禾公司可能因亏蚀而放弃拍片，便不能在港上映”。吴思远的这番话，连怀抱里的孩子也听得懂他是不是以斡旋人的身份而说的。

李连杰罢拍的消息之风愈吹愈烈。在众说纷纭之中，3月4日，作为当事人的李连杰终于打破沉默，由台后而出，向香港舆论界详细诉说了罢拍的前因后果。

李连杰强调：“事情恶化到这种局面，不是为钱。若收到这笔钱，我也将悉数捐给中国武术院作基金，用于光大中国武术。如果我只是为了钱，我会继续留在嘉禾，等到《男》片封机之时，可以照单全接。我是觉得人应该有自己的权利与尊严，不想一世被人欺负。”

李连杰有点激动地说：“我为嘉禾拍两部影片，拍到损手伤脚。每个动作，我都付出努力与代价，我在道义上为嘉禾完成《黄飞鸿》续集，而公司方面也应在片酬上按约履行，不能因为我来自大陆，就另眼相待。”李连杰认为自己做的每件事都是合情合理的，并说：“我从18岁出来工作，工作了20年，由于我受中国传统教育，所以凡事都讲道理。”

《黄飞鸿》续集监制吴思远终于致电李连杰的新经纪人蔡子明：“我承认我们没有好好照顾杰仔，嘉禾已答应于日内支付一笔超时补薪给杰仔，并撤销一切法律手段。”我们不知道吴思远为什么不也致电给李连杰道个歉。

就在李连杰向报界透露罢拍事件内幕之后，其原经纪人罗大卫即向记者表示，原则上，他希望此事能够私下解决，但既然已发展至此，他会按法律解决，讨回公道，并形容他读了李连杰的谈话后，“就如被无故地掴了一巴掌，然后对方就走了一样”。

“我拍《笑傲江湖》续集时，有很大的感受，那就是江湖好笑。”杰仔的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他是处于承受很大压力的时候，看尽人生百态，江湖险恶，但鉴于人生历程，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所以往往将痛苦埋于心中，于人前仍挂着笑容。

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若想读懂杰仔，想知道杰仔短短 33 个春秋历经的人生风雨，恩恩怨怨，且从杰仔的童年开始读起。

2. “小老虎”跃进武术班

1963年4月的北京，正是春暖花开，春意盎然，万物充满生机的季节，一天傍晚，一位青年妇女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北京西城平安医院。诊室里，女大夫为她做了检查，决定要她马上住院。她已到了分娩的时候了。“你别动，让陪你来的人快办住院手续。”大夫吩咐说。“我去吧！家里人忙，没有跟来。”孕妇回答。大夫抬起头，向孕妇投去了钦佩的目光，因为她第一次遇见了这样自己走来，而且没人陪同的产妇。

不久，产房里传出婴儿“哇哇”的啼哭声。这是一个小生命在向世界宣告，他来到了人间。这个孩子不是别人，就是今天的李连杰。生他那一天，墙上的日历牌正好翻到4月26日。

第二天，孩子的爸爸来看望母子俩。孩子妈妈叫张凤兰，是一家工厂的工人。孩子爸爸叫李清泉，是一位工人出身的技术员，昨天晚上加班，忙得没有回家。这天早晨，他得知妻子生产的消息，便急急忙忙跑到医院看望。“你看，这孩子够胖的。”孩子妈笑着说，“八斤重，护士还叫他‘小八斤’哩。”孩子爸欣喜地看着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儿子。小家伙长得白白胖胖，大眼睛，是谁见谁爱的。“你有空写封信告诉姥姥。要不是姥姥一句话，还没这小东西哩！”孩子妈的这句话，使孩子爸回忆起了半年前的一段事。

原来，在这孩子未出生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和两